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二十四章

明日，余隨監院蒞麥氏許，然余未嘗詢其為何名，隸何地，但知其為宰官耳。入夜，法事開場，此余破題兒第一遭也。此時男女疊肩環觀者甚眾。監院垂睫合口，朗念真言，至「想骨肉已分離，睹音容而何在」，聲至淒惻。及至「嗚呼！杜鵑叫落桃花月，血染枝頭恨正長」、又「昔日風流都不見，綠楊芳草觸體寒」，又「將軍戰馬今何在，野草閒花滿地愁」等句，則又悲健無倫。斯時舉屋之人，咸屏默無聲，注矚余等。

余忽聞對壁座中，有嬰兒細碎之聲，言曰：「殆此人無疑也。回憶垂髫，恍如隔世，寧勿淒然？」時復有男子太息曰：「傷哉！果三郎其人也。」

余驟聞是言，豈不驚憚？余此際神色頓變，然不敢直視。

女郎復曰：「似大病新瘥，我知三郎固有難言之隱耳。」余默察其聲音，久之，始大悟其即麥家兄妹，為吾鄉里，又為總角同窗。計相別五載，想其父今為宦於此。回首前塵，徒增浩歎耳。憶余羈香江時，與麥氏兄妹結鄰於賣花街。其父固性情中人，意極可親，御我特厚，今乃不期相遇於此，實屬前緣。余今後或能借此一訊吾舊鄉之事，斯亦足以稍慰飄零否耶？余心於是鎮定如常。

黎明，法事告完，果見僮僕至余前揖曰：「主人有命，請大師賁臨書齋便飯。」

余即隨之行。此時，同來諸僧咸駭異，以彼輩未嘗知余身世，彼意謂余一人見招，必有殊榮極寵。蓋今之沙門，雖身在蘭闈，而情趣縷苒者，固如是耳！

及余至齋中，見餐事陳設甚盛：有菹菜，有醋魚、五香腐乾、桂花栗子、紅菱藕粉、三白西瓜、龍井虎跑茶、上蔣虹字腿，此均為余特備者。余心默感麥氏，果依依有故人之意，足徵長者之風，於此炎涼世態中，已屬鳳毛麟角矣。

少須，麥氏攜其一子一女出齋中，與余為禮。余諦認麥家兄妹，容顏如故，戲彩娛親；而余抱無涯之戚，四顧蕭條，負我負人，何以堪此？因掩面哀咽不止。麥氏父子，深形悽愴，其女公子亦不覺為余而作啼妝矣。

無語久之，麥氏撫余莊然言曰：「孺子毋愁為幸。吾久弗見爾。先是聞鄉人言，吾始知爾已離俗，吾正深悲爾天資俊爽，而世路淒其也。吾去歲挈家人僑居於此，昨夕兒輩語我，以爾來吾家作法事，令老夫驚喜交集。老夫髡矣，不料猶能會爾，寧謂此非天緣耶？爾父執之婦，昨春遷居香江，死於喉疫。今老夫願爾勿歸廣東。老夫知爾了無凡骨，請客吾家，與豚兒作伴，則爾於余為益良多。爾意云何者？」

余聞父執之妻早年去世，滿懷悲感，歎人事百變叵測也。